

Sons and Lovers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儿子与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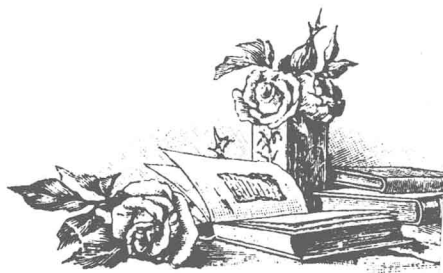


儿子与情人

[英]戴维·劳伦斯

金花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与情人/(英)劳伦斯(Lawrence. D. H.)著;金花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639-280-7

I. 儿… II. ①劳… ②金…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937 号

儿子与情人

作者/(英)戴维·劳伦斯

译者/金花

责编/刘滨璞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40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80-7/I·71

定价/1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and scrollwork motifs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The top features a large, symmetrical scroll desig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is adorned with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flowering branch with leaves and small blossoms.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border consist of vertical lines with small, repeating decorative elements.

第 一 部



第 1 章

事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往往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山谷空地里的那片工房区原来叫做赫尔街，曾经是一排拥挤低矮的茅草棚，毫无规矩地堆在格林希尔路一侧的山涧边。这条街上的住户几乎全都是矿工，他们要到远在两个矿区之外的小矿井上工作。虽然在这儿附近有为数不少的煤矿，但溪水依然清澈见底，从桤木树荫下潺潺流过。驴子在极不情愿的拉升降机的转盘，把地下的煤块运上来。这种矿井田野随处可见，有些甚至是从查理二世在位时就开始挖掘了。矿工和驴子像蜗牛一样钻进地下，麦田和草地上随后便会出现奇形怪状的土墩和一块块黑斑。矿工的茅棚和织袜工的小屋稀稀拉拉地混杂在一起，散布在教区的农庄上，便形成了贝斯特伍德村。

大约在 60 年前，时运突转，这些小煤矿被有钱人的大煤矿取而代之，不久在德比郡和诺丁汉郡又发现了煤铁矿，接着，卡斯顿—韦特公司宣告成立，帕勒斯顿勋爵热情洋溢地为该公司第一口矿井主持开工仪式。这口矿井位于斯皮宁猎园。这样一来，由于年深日久而丑陋不堪的赫尔街从此消失了，惟一能证明它曾经存在的是那些清除出来的足以堆成一座小山的垃圾。卡斯顿—韦特公司发觉他们运气不错，在塞尔比到纳托尔这段溪谷中找到了宝藏，于是他们便在那里又挖掘了几口规模很大的矿井。到现在，已经有六口井开工了。一条铁路从纳托尔林区高耸的沙岩山上垂直而下，途经卡休兴修道院的废墟和鲁宾汉泉，然后直达斯皮宁猎园，再通向位于一片麦田之中的明顿大矿井。

过了明顿，铁路通过山坡上大大小小、成片的农田伸展到邦克山，然后直奔里格利和塞尔比。站在那儿，克里奇和德比郡的群山尽收眼底，六个矿井架就好像是旷野中耸立着的六根链柱，铁路则像一条巨大的链条把它们连成一串。卡斯顿—韦特公司为了让矿工有更好的住处，在贝斯特伍德村的山坡地上投资兴建了一个颇大的四方形的住宅区，之后，又在溪谷那边赫尔街的废墟上，建造了谷地工房。谷地工房共有六组房屋，每三组一排，共两排，如同嵌在多米诺骨牌上的六个小点，每组住 12 家。这两排房子就耸立在贝斯特伍德一处陡坡下面，假





使你站在楼顶的窗口前向外眺望，就会发觉整个溪谷向着塞尔比的方向缓缓上倾。

这些房子建造得十分坚固和体面。前窗非常整齐，每家都有门廊及水蜡树树篱，阁楼上还有天窗。如果你绕着房子走上一遭，便可以看到下面那排房子的花园的向光性很好，里面种满了报春花和虎耳草，上面那排则是阳光闪耀，花园里开着桃红色的石竹花。但这些只不过是外观。从矿工家的客厅里向外看，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卧室和厨房都在房子的背部正对着后面那排房子。后园子杂乱无章，还挖了好多的灰坑，两排房子中间有一条小道，小道的两侧又是长排的灰坑。虽然谷地工房区造得讲究，外表得体，但实际的居住条件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人们的生活总离不开厨房，而这些厨房恰恰正对着那令人作呕的垃圾坑。

莫纳尔太太起初并不着急搬到谷地工房来，那工房已经造了12年了，况且从那儿去贝斯特伍德还得走上坡路。但是，她苦于一时找不到比这儿更合适的地方，而且她家在上面那排房子的尽头，所以只有一家邻居，屋外还比其他人家多一个小园子。当她一想到住在中间那些房子里的女人的时候，心中便升腾起一种幸运的感觉，因为别人每周只付五先令房租，而她要多付六个便士，但是，这高人一等的想法并没有给莫纳尔太太带来更多的慰藉。

她今年31岁，结婚八年了。她身材矮小，却有着倔强的性格。刚来这里时和这里的妇女接触总是避着点儿。他们一家是七月份搬来的，到九月份时，莫纳尔太太已快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她的先生是个矿工。他们搬来的第三个礼拜，正赶上教区的节庆日。她知道，丈夫一定会借此机会放假休息两天的。星期一集市刚开始，莫纳尔便出门了。两个孩子也都异常兴奋，七岁的儿子惠廉吃完早饭就出去看热闹了，五岁的詹妮被扔在家里，叫嚷着也要去，足足哭闹了一个上午。莫纳尔太太自己干活，她和邻居还不熟，没法托别人带孩子去，只好答应詹妮等吃完饭会带她出去。

十二点半时，惠廉回家了。他是个性格活泼的孩子，金色的头发，满脸雀斑，倒有点丹麦人或挪威人的气质。

“妈妈，可以吃饭了吧？”他头上戴着帽子，一边朝屋里跑一边喊道，
4 “那人说过一点半就开始。”“等饭一烧好马上就吃。”母亲说。

“还没烧好吗？”他不高兴的样子，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忽闪着，恼怒地盯着母亲，“我，我不吃了。”“那可不行。再过五分钟就好了。”

“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放心吧，孩子，你准能来得及，”母亲又说，“现在才十二点半，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哩。”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把桌子摆好，三人便坐下用餐。这时，远处传来了喇叭的嘟嘟声和旋转木马的嘎嘎声。男孩再也坚持不住了，忽地从椅子上跳下来，神情激动地望着母亲，脸上的肌肉在微微的抖动着。

“我说晚了吧！”一边说，一边跑到食品柜前去摘帽子。

“快把布丁带上。现在还不到点，一定是你自己把时间搞错了。喂，别忘了拿两个便士！”母亲在一旁急急忙忙地嘱咐着。

男孩嘟哝着又跑回来，取了两个便士，然后就飞似地跑了出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詹妮再也坐不住了，一面哭一面喊道。

“好，去吧，你这个只知哭闹的死丫头！”母亲说。

下午，莫纳尔太太带着女儿沿着高高的树篱，吃力地爬上了山坡。天气暖洋洋的，四周一片宁静。莫纳尔太太不喜欢逛集市。那儿有两架木马，一台用蒸汽机，另一台则用驴子拉动；三架风琴在演奏，偶尔传来啪啪的手枪射击声。无聊的投掷游戏的摊主高声叫喊，还有西洋镜女摊主刺耳的招徕声，卖椰子的吆喝声。这时，莫纳尔太太看到儿子站在驯兽表演帐篷前津津有味地看画片，这会儿正是一头有名的华莱士狮王在表演，据说华莱士狮王曾咬死过一个黑人，咬伤过两个白人。突然，儿子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过来了，脸上流露出非常兴奋的神情。

“你没说要来可也来了，这热闹得很，不是吗？那只狮王咬死了三个人。那两个便士我已经花了，妈妈，你瞧。”他从衣袋里拿出两只蛋杯，上面画着粉红色的玫瑰花纹。

“这是我从那个摊铺上赢来的，很简单，只要把石头子弹进小洞里去就赢了。一次一个便士，我一下来了两次，赢了两个。你瞧，妈妈，上面还画着玫瑰花呢，多漂亮！我早就想要这样的东西了。”她知道他是为了给她的。“啊，”她满意地说，“的确，真的很漂亮。”

“你帮我拿着，好吗？我怕把它们给碰碎了。”看见母亲来了，他觉得无比的高兴，他对这很熟悉，于是便领着她们在集市到处转，不时把东西一样样指给她看。走到西洋镜摊前，母亲停下来给儿子解释那些





图片。母亲就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听得他简直入了迷。这下他再也不愿自己玩了，他一步也不离开母亲，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荣誉感。母亲身上披着斗篷，头戴一顶黑色的小帽，别的女人远不及母亲那么端庄。当她碰到认识的妇女时，总是微笑着打个招呼。最后，她觉得累了，对儿子说：“好了，你是现在就回家还是想再玩一会儿？”

“现在就回家吗？”他的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情。

“这么早回去干嘛？”他带些遗憾地说。

“你要是不想回家，就再玩一会儿吧。”母亲说。

她带着女儿走了，儿子站在那儿看着母亲和妹妹远去的身影，心里很不愿让母亲离去。莫纳尔太太走过月星酒馆时，听到里面有男人高声叫嚷着，一股啤酒味扑鼻而来。她加快脚步，想到丈夫也可能在里面。

六点半左右，儿子回来了。他神情沮丧，脸色苍白，显得十分疲倦。由于母亲先回家了，他感到非常懊丧。母亲走后，他再也提不起精神来玩了。

“父亲回来了吗？”他问。“没有。”母亲答道。

“我看见他在月星酒馆里帮忙呢，我是从黑铁皮窗上的那个小洞里看见他的，他那会还卷着袖子呢。”

“噢！”母亲听后叫了一声。他又没钱了。也不计较人家给他多少，只要能拿到些补贴就心满意足了。”

夜幕降临，莫纳尔太太不能再做针线活了。这时，到处都是一片节日的欢愉和喧闹声，她被这种气氛感染了。出了门，来到屋边的园子里。她看到妇女们正陆陆续续地从集市归来，孩子们有的手提着木马，有的怀抱小绵羊，羊腿被涂成了绿色，偶尔也有些男人勾肩搭背摇摇晃晃地走过，也有些顾家的男人陪着全家人归来，一路欢声笑语，但是，还是妇女领着孩子的多。夜色更深了，留在家里的妇女都站在街头巷角拉家常，她们腰系白围裙，两手交叉在胸前。

莫纳尔太太一个人呆在园子里，这样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儿子和女儿都睡觉了，她似乎觉得这个家已经够安稳了。然而，当想到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她的心里就感到一阵难过。整个世界都是那么的无聊，对她自己来说，这个世界不会给她带来更多的什么，她只有默默地忍受，一直等到孩子们长大为止。说到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她着实不想要

了，负担不起。虽说丈夫经常在饭店里帮忙，却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她瞧不起他，可又不能分开。腹中的第三个孩子成了她的一大心事。为了惠廉和詹妮，她继续忍受这种穷困、丑恶和卑贱的日子。

她展望未来，前途渺茫，觉得自己就要被活活地压抑而死。忧虑重重，体力不支，出不了门，但在屋里又呆不住，闷热的空气使她透不过气来，她便走到屋前的花园里。花园呈正方形，有树篱围着。她静静地站在那儿，想让那芬芳的花香和迷人的暮色安抚一下自己要迷茫的神经。她家那扇小门对面，有一段上山的台阶，两旁是高高的树篱。周围是一片很大的牧场，牧草已被割倒，在夕阳下，发出金黄色的光辉。

天空还有一抹落日的余辉，不一会儿，夜幕逐渐笼罩了田野，大地和树篱也变得朦朦胧胧。天色渐黑，山头上亮起了红红的灯光，树篱下那条幽暗的小路上，不时还有些男人匆匆而过。这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顺着斜坡猛跑，突然一下子撞倒在石阶上了。莫纳尔太太看了禁不住一颤。那人爬起来，气乎乎地骂了几句，样子十分可怜，好象这石阶存心和他过不去似的。她一面走进屋里，一面猜想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会不会有一点变化。但是，她又开始意识到这是不大可能的。少女时的美好愿望已不存在了，眼下这个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谷地工房后园的妇人，和十年前在希尔纳斯的防波堤上疾走如飞的那个姑娘，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喃喃自语，“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腹中的孩子也与我无关！好象根本没有人再把我当回事。”有的时候，生活会主宰你，支配你，它使你走完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可是，生活却又如此不真实，它让你糊里糊涂地过下去。

“我总是在等待，”莫纳尔太太又对自己说，“盼呀盼呀，最终我等待的东西也不会到来。”然后，她把厨房收拾干净，掌上灯，给炉子加好煤，之后，便坐下来做针线活。她做了好久，时不时的停下来叹口气，移动一下身子歇一歇。她一直放不下，要为了孩子，把现在这种日子尽量好好地过下去。

十一点半时，丈夫回家了。两颊绯红，在黑胡子的映衬下，显得精神抖擞。他微微地朝她点了点头，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噢，亲爱的，你还在等我吗？我给安东尼帮了那么久的忙，你猜他给了我多少钱，真霉气，就他妈的半个银币——”



“你喝了他那么多的啤酒，他又没收你的钱。”她慢条斯理地说。

“不！我没有……没喝多少，真的没喝多少，”他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瞧，亲爱的！这是我为你买的白兰地酒味的姜饼，这是给孩子们椰子。”他把姜饼和毛茸茸的椰子搁在桌上，“唉，亲爱的，你从来也没对我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是吧？”为了表示和解，她把椰子拿起来轻轻地摇了摇，想听听里面到底有没有椰汁。

“我说那不是只好椰子。我是刚从帕尔·沃奇金森那儿搞来的。我说：‘比尔，你要三只椰子干吗？可不可以给我儿子和我女儿一个？’他说：‘沃尔德老兄，你看中哪只就只管拿吧。’于是我拿了一只，向他道了谢。他对我说：‘沃尔德，你最好拣个好一点的。’我不想当着他的面挑挑拣拣。你瞧，亲爱的这一只果然不错。帕尔·沃奇金森真是个大好人，是个大好人。”

“你和他大概都喝醉了，因为人只有喝醉时，才会把东西白白送人。”莫纳尔太太说。

“你这个臭婆娘，你说谁喝醉了？”莫纳尔问。他白天在月星酒馆帮忙，心里非常得意，所以喋喋不休地唠叨。莫纳尔太太却疲劳得要死，对他的唠叨很不感兴趣，趁他去捅炉灰的时候，自己就上床睡觉了。

莫纳尔太太出身于一个很有威望的市民家庭，祖上是无党派人士，跟随哈坎森上校打过仗，是公理会的中坚分子。她的祖父是个生意人，最后破了产。她的父亲乔治·克伯德是工程师，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自尊高傲，总是为自己的长相身材和所从事的职业而骄傲，更为自己的为人而自豪。格玛鲁特则身材矮小，很像她母亲，但她的性格完全像她父亲，骄傲倔强。

贫困使乔治·克伯德感到心碎：他是希尔纳斯船舶修造厂的总工程师。莫纳尔太太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她很喜欢母亲，最疼爱母亲，她带有克伯德家那蔚蓝的眼眸、带挑战性的目光以及宽阔的前额。她清晰地记得她憎恨父亲如此专横地对待母亲，而母亲又是那么地温柔、风趣和慈祥。她还记得每次去船厂时，人们都要爱抚和称赞她一番，因为她既长得很秀气又很有自尊心。她还记得她在希尔纳斯的防波堤上奔跑和寻找小船的情景。还有那个年纪很大却很诙谐的女教师，她记得自己常去帮她忙，后来还成了她的助手。她还保存着约翰·霍尔德送她的
那本圣经，那年她 15 岁，常常和他一起从教堂走回家。他在伦敦上过

大学,父亲是个富裕的商人,本人也打算从商。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回首往事,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九月的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一起坐在父亲屋后的葡萄架下,阳光穿过叶间的缝隙照下来,织成了美丽的图案,像是一块美丽的彩色花巾。那些纯黄色的叶子,犹如朵朵扁平的黄花。一切都显的那样美好。

“坐着别动!”他大声说,“你的头发,既像金子一样黄澄澄,又像一团火那样红彤彤,在阳光下看上去闪闪发亮好像金丝似的。我越来越糊涂他们竟然会说是棕色的,母亲还说像鼠毛的颜色。简直不可思议。”

她看着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欢愉,但是她那白皙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来。“可你说过你不喜欢做生意。”她追问。

“是的,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他激动地说。

“你应该去做一个牧师。”她带着恳切的口吻说。“对。假如我认为自己能成为第一流的传教士的话,我是会的,一定会的。”

“那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她轻蔑地大声问道,“我要是个男人,谁也阻止不了我。”

她昂着头。在她面前,他显得有些怯懦。“可我父亲非常固执,他执意让我做生意,我知道他一定会阻止我去做牧师的。”

“你别忘了,你是个男子汉,”她大声问道。

“光是个男子汉有时也不顶用的。”他皱着眉头,显出一副无可奈何而又迷惑不解的样子来。现在,她在谷地工房里整天忙忙碌碌,没体会到男子汉意味着什么,她这才懂得光是男子汉并不等于什么事都能做到。她12岁那年,由于健康原因离开了希尔纳斯。父亲已经退休回到了诺丁汉。约翰·霍尔德的父亲破了产,儿子到诺丁汉去教书了。他们好久没通信了,直到两年以后,她才下决心去打听消息。得来的结果是:他已经和四十岁的女房东,一个有钱的寡妇结了婚。

莫纳尔太太依然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还保存着约翰·霍尔德送的那本圣经。但她也十分理解他当时的处境,所以她还保存着那本圣经,并把对他的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35年来,一直到她离开尘世,她从未对别人提起过他。23岁那年,她在一次圣诞舞会上与一位从埃里沃什谷地来的小伙子邂逅。

莫纳尔当时27岁,身材挺拔,肩膀宽厚,机敏聪明,下巴上留着大



胡子，一头浓密乌黑的卷发闪耀着夺目光泽，两颊绯红，红润的双唇十分显眼，他总是笑个不停，而且笑得那么清脆悦耳。他浑身洋溢着蓬勃朝气，举止落落大方，话语常常有一种奇特的喜剧效果。她的父亲也富于幽默感，但是喜欢挖苦别人。

这个人却不同，他柔声细气，不高谈阔论，但是满腔热情，而且谈笑风生。她自己则恰恰相反。她勤于思索，更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善于引导别人交谈。她最乐意和有学问的男人讨论宗教、哲学或政治问题，并因此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她头脑灵活，在众人眼中，是个颇有见识的女子。因此，她总是喜欢洗耳恭听别人谈论他们自己。她身材矮小纤瘦，额头宽大，披着卷曲的棕色秀发。她那双蔚蓝色的眼睛充满了率直、诚实和探索，纤细修长的双手，像所有克伯德家的人一样。她的穿着色彩柔和，一身深蓝色的丝绸裙子，除了颈上戴着一条扇形图案银项链和胸前别着一枚沉甸甸的金饰胸针外，决无其他华丽装饰。即便如此，她却显得非常完美和虔诚，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这位迷人的女郎，使沃尔德·莫纳尔像掉了魂似的。在一个矿工的心目中，她是一位神秘莫测、楚楚动人的贵小姐。再有她那南方口音和纯正的英语更拨动了他的心弦。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的舞跳得不错，好像生来就会跳舞似的。格玛鲁特·克伯德看着这位年青的矿工舞姿翩翩，步态轻盈，富有魅力，绯红的脸膛犹如绽开的鲜花，一头黑发散发出无尽的朝气，无论和哪个舞伴跳舞，他都笑得那么爽朗。她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有生以来，她还没有遇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在她看来，世上的男人都该像她父亲乔治·克伯德那样英俊潇洒，高傲自持，冷漠严峻。她父亲研读神学，只和一个人有情感的交流，这个人便是使徒帕罗。他抨击国事，讥嘲时尚，排除一切感官上享乐。总之，和眼下这个矿工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格玛鲁特对跳舞不感兴趣，压根儿就没想在这方面有所造诣，甚至连最普通的双人舞也没学过。她又是个清教徒，和她父亲一样，志趣高雅，冷峻桀骜。但眼前这位年轻人浑身发出柔和的光泽，犹如生命之火在燃烧，极富诱惑力。这一切，都使得她对早已习以为常的那种靠思想和精神来支撑的生活，感到黯然失色。

年轻人走到她面前，欠了欠身。她只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好像刚喝了葡萄酒似的。“这一次我请你跳舞，”他深情地对她说，“其实跳舞并不难，我真想亲眼看着你跳个舞。”他曾对他说过自己不会跳舞。